

LE ROUGE ET LE NOIR

STENDHAL

红与黑

〔法〕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

一个平民青年奋力跻身上流社会的奋斗史！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红 与 黑

[法] 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

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与黑 / (法) 斯当达著; 罗新璋译. -- 长春:
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692-1106-1

I . ①红… II . ①斯… ②罗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 . ①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4305 号

红与黑

HONG YU HEI

著 者: (法) 斯当达
译 者: 罗新璋
策划编辑: 魏丹丹
责任编辑: 魏丹丹
责任校对: 邹燕妮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字 数: 384 千字
印 张: 15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出版发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059 号 (130021)
0431-89580028/29/21
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E-mail: jdcbs@jlu.edu.cn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692-1106-1

定价: 46.00 元

译书识语

名著须名译。名译者，名家所译也。对广大受众，本书译者愧非名家；只在同行中，薄有虚名，恒以“没有翻译作品的翻译家”（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）相戏称。性好读书，懒于动笔，只译得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《列那狐的故事》及《栗树下的晚餐》等中短篇，《红与黑》为生平第一部长篇译著。朝译夕改，孜孜两年，才勉强交卷，于译事悟得三非：外译中，非外译“外”；文学翻译，非文字翻译；精确，非精彩之谓。试申说之：

一、外译中，是将外语译成中文——纯粹之中文，而非外译“外”，译成外国中文。此所谨记而不敢忘者也。

二、文学翻译，非文字翻译。文学语言，于言达时尤须注意语工。“译即易”，古人把“译”声训为“换易言语”之“易”；以言文学翻译，也可以说，“译”者，“艺”也。译艺求化，只恨功夫不到家。

三、艺贵精。但在翻译上，精确未必精彩。非知之艰，行之唯艰耳。

比起创作，翻译不难。难在不同言而同妙，成其为名译也。

罗新璋
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

译书识语 / 1

上 卷

第一章 小城 / 2

第二章 市长 / 5

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/ 8

第四章 父与子 / 13

第五章 讨价还价 / 16

第六章 烦闷 / 23

第七章 缘分 / 30

第八章 小小风波 / 39

第九章 乡野一夕 / 46

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/ 53

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/ 56

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/ 60

-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/ 65
-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/ 70
- 第十五章 鸡叫 / 73
-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/ 76
-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/ 80
-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/ 84
- 第十九章 多思则多忧 / 96
- 第二十章 匿名信 / 104
- 第二十一章 与主人的谈话 / 108
-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/ 120
-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/ 131
- 第二十四章 省会 / 144
-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/ 150
- 第二十六章 天下之大 富亦有缺 / 157
-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/ 166
-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/ 169
-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/ 176
- 第三十章 野心家 / 189

下 卷

- 第一章 乡村情趣 / 206
- 第二章 初见世面 / 216
- 第三章 第一步 / 223
- 第四章 拉穆尔府 / 226

第五章	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	/ 237
第六章	说话的腔调	/ 240
第七章	风湿痛	/ 246
第八章	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	/ 253
第九章	舞会上	/ 263
第十章	玛葛丽特王后	/ 271
第十一章	少女的王国	/ 279
第十二章	难道是个丹东	/ 283
第十三章	焉知不是阴谋	/ 288
第十四章	少女的心思	/ 296
第十五章	莫非是个圈套	/ 302
第十六章	半夜一点	/ 307
第十七章	古剑	/ 313
第十八章	伤心时刻	/ 317
第十九章	滑稽剧场	/ 322
第二十章	日本花瓶	/ 330
第二十一章	秘密记录	/ 335
第二十二章	争论	/ 339
第二十三章	教士 林产 自由	/ 347
第二十四章	斯特拉斯堡	/ 354
第二十五章	洁妇的品德	/ 360
第二十六章	精神之恋	/ 366
第二十七章	教会里的美差	/ 370
第二十八章	《曼侬·雷斯戈》	/ 373
第二十九章	闲愁万种	/ 377

第三十章	滑稽剧场的包厢	/	380
第三十一章	教她有所畏惧	/	384
第三十二章	老虎	/	388
第三十三章	弱小者的苦难	/	393
第三十四章	工于心计的老人	/	398
第三十五章	晴天霹雳	/	404
第三十六章	可悲的细节	/	409
第三十七章	在塔楼里	/	416
第三十八章	权势人物	/	420
第三十九章	深谋远虑	/	425
第四十章	静退	/	429
第四十一章	审判	/	433
第四十二章		/	439
第四十三章		/	445
第四十四章		/	449
第四十五章		/	457
附录	日译犹得五百字	/	464
书后附识		/	467

上 卷

真实，
令人难堪的真实
——丹东^①

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，专家翻遍丹东（Danton, 1759—1794）的著作，没有找到类似句子。卷首题词，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。另，书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词，除英文、意大利文外，大多数法文是斯当达假托，查无实据，故不再注释。

第一章 小城

置万千生灵于一处，
把坏的拣出，
笼子里就不那么欢腾了。

——霍布斯

弗朗什-孔泰地区，有不少城镇，风光秀丽，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。白色的小楼，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，疏疏密密，星散在一片坡地上；繁茂粗壮的栗树，恰好具体而微，点出斜坡的蜿蜒曲折。杜河在旧城墙下，数百步外，源源流过。这堵城墙，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，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。

维璃叶北面，得高山屏障，属于汝拉山的一条支脉。每当十月，冷汛初临，维赫山起伏的峰峦，便已盖上皑皑白雪。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，流经维璃叶市，最后注入杜河，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资源；这是一种简易作坊，大多数居民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，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。然而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，却并非锯木业，而是靠织造一种叫“密露丝”的印花布，使家家殷实起来：拿破仑倒台以来，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。

一进城，就听到噪声四起，震耳欲聋：那是一部外表粗粝、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。二十个笨重的铁锤，随着急流冲击水轮，忽起忽落，轰隆轰隆，震得路面发颤。每个铁锤，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。铁锤起落之间，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，把小铁砧送到大铁锤之下，一转眼就砸成了钉子。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，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，不免少见多怪。别看这钉厂把大

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，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，问起这升光鲜的厂家，是谁家的产业，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：“嗨！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。”

维璃叶这条大街，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，直达山顶。游人只要在街口稍停，十之八九，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，行色匆匆，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。

一见到他，路人纷纷脱帽致敬。他头发灰白，服装也一身灰，胸前佩着几枚勋章。广额鹰鼻，相貌总的来说，不失为端正。一眼望去，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，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。

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，看不入眼，发觉他那自得之中，还夹杂某种褊狭，又带点机敏。最后会感到，此人的才干，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，而轮到要他来偿债，则能拖就拖。

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，特·瑞那先生^①。市长先生步履庄重，穿过街道，走进市政厅，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。假如这外地人继续溜达，再走上百十来步，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，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，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。远眺天边，则见勃艮第山脉，峰峦隐约，赏心悦目。竞逐蝇头微利的俗气倘令人觉得憋闷，那么对此清景，自有尘俗顿忘之感。

遇到当地人，便会告诉他：这就是特·瑞那先生的府邸。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盈利，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宅邸；整幢房屋，还是新近才完工的。市长的祖上，相传是西班牙人，算得上是旧家世族；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，就已定居于此了。

一八一五年^②，特·瑞那先生夤缘得官，当上了当地市长，从此，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。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，也是靠他铁器经营得法才建造得起；如今，这座鲜丽缤纷的花园，层

① 特，译自法文 de，出现在姓氏中是贵族的象征。

② 是年，拿破仑倒台，王政复辟，暗示保王党得势。

层平台，迤迤而下，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。

在德国，诸如莱比锡、纽伦堡、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，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，多似繁星环抱；而在法国，却难望找到。弗朗什－孔泰地区内，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，石基垒得越高，就越受四邻尊敬。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围墙重重，格外令人叹赏，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，是出了金价买来的。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，一走近维璃叶，劈面就会看到。那屋顶上，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，上面写着“索雷尔”三个大字。该厂六年前的原址，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。

索雷尔老头，是个固执己见、不可理喻的乡民。市长先生虽很高傲，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，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，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。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，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，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。不过这份恩典，也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，才谋取到的。

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，换得索雷尔这才一顷的小块地。这个地段，虽然于索雷尔老爹（他发迹后，地方上都这样称呼）的松板买卖更有利，但他有本事，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，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钜款。

这桩交易，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。有一次，一个礼拜天，这事也有四年了，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，从教堂出来，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，望着他暗笑。这一笑，在市长心里投下一道阴影；此后，他不免常想，那次换地，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做成的。

每年春上，有一帮泥水匠，穿过汝拉山谷，前往巴黎。在维璃叶想赢得众人敬重，最要紧的是造围墙时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。哪位业主一时不慎，用了这种新花样，就会永远落个“没头脑”的名声；这在明哲稳健的人眼里，就体面扫地了。而在弗朗什－孔泰，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，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。

事实上,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,令人生厌。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,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,就会觉得不堪忍受,原因就该到这个坏词儿里去找。专横的舆论——这算什么舆论?——无论在法兰西小城镇,还是美利坚合众国,其愚顽都是一样的。

第二章 市长

权势!老兄,焉可忽乎哉?
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,孩童的惊
诧,阔佬的嫉妒,贤哲的轻蔑。

——巴纳夫

杜河之上,大约百步之高,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。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,实属必要;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·瑞那先生来说,真是万幸之事!山川形胜,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。但是每当春上,雨水刨出条条沟壑,路面给冲得坑坑洼洼,简直无法通行。人人都感不便,倒成全了特·瑞那先生:修筑一堵六米高、六七十米长的挡墙,他的德政自可流芳百世。

为这堵挡墙,特·瑞那先生御驾亲征,三赴巴黎。因为,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,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。如今,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,而且,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,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。

有多少次,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,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,一面纵目四望,俯瞰这片杜河流域。在那一方,在河左岸,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,巉岩间依稀能望见无数细小的溪流。这

些小溪，遇到多处落差，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，汇于杜河。山里的阳光，十分酷热。烈日当空的时候，游人坐在这平台上寂然凝想，梧叶桐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。这些梧桐长势很快，绿得发蓝的浓荫，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，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，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（虽然他是保王党，我是自由党，这件事还得称赞于他）。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——瓦勒诺先生，跟市长所见略同，都认为这片平台，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尔曼——盎蓝长道（terrasse de Saint - Germain - en - Laye）相媲美。

至于我，对这条“信义大道”，只有一点责难，尽管有十七八块大理石上镌刻着路名，而这些路牌，又为特·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；我所要指责于当局者，是路政上的蛮横做法；替壮硕的梧桐修枝打杈，甚至削去冠梢。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，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；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、圆圆的、平平的，跟菜园里的大路菜一个模样。但是，市长大人的意志违逆不得。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，一年两次，必遭无情的剪削。当地的自由党人断言，也许是言过其实，说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，剪枝所得，归他所有，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林工人，下手就更狠了。

这位年轻司铎，是省城贝藏松前几年派来的，用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。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，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，退伍后退隐维璃叶——照市长的说法，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，又是拿破仑派。某天，竟敢当面对着市长，抱怨说不该定期刈夷嘉木。

“我喜欢树荫，”特·瑞那先生答复的口气，高傲得适可而止，因为对方是得过荣誉勋章的外科大夫，“我喜欢树荫，我的树只有这样修剪，才能树茂荫浓。我想不出，一棵树除非像胡桃树那样有用，倘不能提供收益，种来何用？”

在维璃叶，“提供收益”是权衡一切的金科玉律。这四个字，概括了大多数居民的习惯想法。

“提供收益”，在这座风光绝胜的小城，成为决定一切的理由。外地人来到这里，进入凉爽而深秀的山谷，醉心于林壑之美时，首先会想到，当地居民对美一定特别敏于感受。其实，家乡风物之美，他们固然谈得不少，不能说不受重视，但那是因为能招揽游人，游人花钱能喂肥客店老板，客店老板则通过纳税，给小城提供收益。

这天，秋日晴朗，特·瑞那先生由妻子挽着，沿着信义大道闲步走去。特·瑞那夫人一边倾听丈夫语调庄重的谈话，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，不无担心。大儿子约莫有十一岁，常常跑到路墙那边，样子像要爬上去。只听得娇音嫩语的一声喊：“阿道尔夫。”孩子才放弃胆大妄为的打算。特·瑞那夫人，看上去是位才三十许的少妇，依旧相当娟秀。

“他说不定会后悔的，这位神气活现的巴黎人物。”特·瑞那先生气呼呼地说，脸色显得比平时更苍白，“要知道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三朋四友……”

关于内地生活，不才尽管可以写上二百页，想我还不至于那么蛮不讲理，忍心让读者诸公受罪，领教一番内地人极其啰唆而又老于世故的谈吐。

这位令维璃叶市长头痛的巴黎人物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阿拜尔先生。两天前，居然给他动出脑筋，不仅进入监狱和丐民收容所，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贤达开办的赈济医院。

“不过，”特·瑞那夫人怯生生地说，“既然你们办慈善事业，清正廉明，那位巴黎先生能找什么碴儿呢？”

“他是专门来散布流言的，然后再写成文章，登在自由党的报纸上。”

“那种报纸，你不是从来都不看的吗？”

“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，老有人提起，分散我们的精力，妨碍我们去做好事。至于那个本堂神甫，我是一辈子也饶不了他的。”

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

一位品德高尚、不要阴谋的神甫，是一村的造化。

——弗勒利

维璃叶的本堂神甫，已年届八旬；由于山区空气清冽，身体像铁打一样结实，性格也如钢铁一般刚强。这里应该交代一下，作为本堂神甫，他有权随时出入监狱、医院，甚至丐民收容所。阿拜尔先生是由巴黎方面介绍，来见这位神甫的。来人很机敏，选准清晨六点^①，抵达这座喜欢打听的小城。而且一到，便直奔神甫的住处。

信是特·拉穆尔侯爵写来的，侯爵身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，是富甲一省的大财主。谢朗神甫看着来信，颇费沉吟。“想我偌大一把年纪，在这里人缘也不错。”临了，他低声自语道，“谅他们还不敢把我怎么样！”便转过身来，望着巴黎来客。虽说神甫年事已高，两眼依然炯炯有神，闪耀着神圣的光辉，表示只要是高尚事宜，即使担点儿风险，也乐于助人。

“请随我来吧，先生。不过当着狱卒，尤其是收容所看守的面，希望你对看到的一切，不要妄加评论。”阿拜尔先生明白，他遇到了一位热心人。于是跟着这位可敬的神甫，参观监狱、收容所、济贫院等处，提了许许多多问题，听到奇奇怪怪的答复，即便如此，他也一点儿没责怪的意思。

① 据称，法国王政复辟时期，承袭大革命余绪，晨兴绝早，就开始一天的活动。

这次参观，一连持续了几小时。神甫想请来客一同回家吃中饭，阿拜尔先生推说有信要写，实际上是不愿更多连累这位好心的同伴。三点光景，两位先生视察完丐民收容所，又折回监狱。这时，在大门口碰到一名狱卒；那是个身高六尺的彪形大汉，生就一双罗圈腿，相貌本来就不雅观，加上凶神恶煞的样子，面目显得格外可憎。

“啊！先生，”他一见神甫便问，“跟您在一起的这位，可是阿拜尔先生？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神甫答道。

“我昨天接到一道严令，是省长专差宪兵连夜骑马送来的，吩咐不准阿拜尔先生踏进监狱。”

“我要明白告诉你，努瓦虎，”神甫说，“这位同来的客人，正是阿拜尔先生。我不是有这份权力吗？不论白天晚上，随便什么时候，都可以进入监狱，愿意叫谁陪就可以叫谁陪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神甫先生，”狱卒低声下气地说，像巴儿狗怕挨揍，不由得垂下头来，“不过，神甫先生，我也有妻子儿女，一有告发，我就会丢掉饭碗，可我全靠这差事养家糊口哩。”

“我要是丢了差事，一样也会不高兴的。”善良的神甫说来很动情。

“那可不一样呀！”狱卒紧接着说，“您嘛，神甫先生，谁都知道您有八百法郎收入，有块好地……”

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两天里，你言我语，添油加醋，竟有了二十种不同说法，挑起了各种仇绪恨意，把个小小的维璃叶搅得满城风雨。此刻，瑞那先生与他夫人有点儿语言上下，也是由此而起的。这天上午，市长先生由丐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陪同，上神甫家兴师问罪，表示他们的老大不满。谢朗先生在这里无根无蒂，觉出他们话里的分量。

“好呀，你们两位！我活到八十岁上，竟成了附近第三个给革职的神甫。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十六个年头。来的当初，这儿还